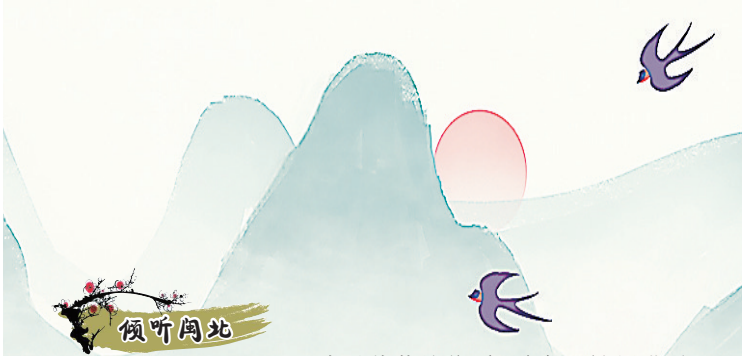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倾听闽北

我对艾草的偏爱,是从小就刻进骨子里的。那情愫,一头连着乡野温厚的旧时光,一头系着祖辈掌心的温度,夏风一吹,便漫开层层叠叠的草木清香。

艾草情思

□王小艾

我叫小艾。幼时总羡慕邻家姐妹的名字——桂花、兰花、桃花、荷花,哪一个不娇艳鲜活?我曾气得腮帮子鼓鼓,质问父亲为何偏给我取个这么“土”的名。父亲笑着抚我的头顶:“花再好看,也不过绚烂一季。艾草不一样,它不争颜色,却能实实在在祛病除痛。”彼时我懵懵懂懂,只觉这两个字,沉甸甸的,压着一份说不出的期许。

最爱赤脚在田埂上疯跑的年纪,烈日炙烤后的大地蒸腾着热气,风里裹着新翻泥土的腥气,也混着艾草清冽微苦的香——那是故乡独有的呼吸,浓烈又熨帖。夏至未至,暑气初盛,天刚透亮,奶奶便挎上竹篮,牵着我踩着未干的晨露去采艾。蹲在草丛里,指尖掠过叶片粗糙的纹路,凉丝丝的露水沁入指缝,偶有草叶边缘的细齿轻轻划过皮肤,也不觉疼。归来时,竹篮里已是绿意盈盈,每片叶尖都托着一颗晶莹的露珠。奶奶拣出最茁壮的几束,仔細系在老屋斑驳的门楣上,嘴里念念有词:“挂艾驱邪,佑我家安康。”她眼角的皱纹在晨光里舒展开来,满是慈爱。那清苦的香气,趁着灶膛里升起的袅袅炊烟,穿过木格窗棂漫进屋内,成了我记忆深处最安妥的味道。

记得有回上火牙疼,半边脸肿得像含了颗核桃,我疼得直哼唧。奶奶便从窗台悬着的布包里拈一把陈年艾草,丢进黑陶罐里熬煮。水滚后磕进一枚土鸭蛋,小火慢煨至蛋熟。我捧着温热的陶罐,连汤带蛋一口口咽下,清苦裹着蛋香,暖意从喉间一路熨帖到胃里。不出半日,疼痛竟消了大半。又有一次染了暑热风疹,浑身红疹刺痒难耐。奶奶让我躺平,将干艾叶拌上粗盐,装进陶制火笼,轻轻塞进被窝里熏烤。温热的气息伴着药香氤氲开来,不过一盞茶的工夫,疹块渐消,痒意也悄然隐去。村里老人逢着闷热雨天风湿发作,也常寻来干艾捶绒卷成艾条,就着一点星火缓缓熏烤。青烟缭绕中,酸胀的关节松快不少,紧蹙的眉头也随之舒展。这藏于乡野草木间的疗愈之力,让我对这寻常的艾草,生出几分由衷的敬意。

后来我辞别炊烟袅袅的村庄,一头扎进车水马龙的城市。日子仓促得如流水,心底那缕艾草香却从未淡去。每逢夏日,空调房的干燥里总想念那抹清凉的药香。我总要去市集寻几束艾草插在门边。指尖触到那熟悉的粗粝,鼻尖萦绕微苦的气息,仿佛时光倏地倒流,喧嚣都市里便偷得片刻故乡的安宁。

今年盛夏回乡,烈日当空,路过一户农家的院墙,见墙角处郁郁葱葱长着一片艾草,叶片在骄阳下泛着油亮的光泽。风过时,叶片摇曳的姿态,竟与童年田埂上所见的一模一样。我向主人讨了几株,小心翼翼连根带土捧起,用塑料袋细细裹好。指尖沾着湿润的泥,心里涨满了说不清的珍重。

回家后,我在阳台选了个向阳的角落,填土、栽种、覆肥、压实,又浇透了水。蝉鸣聒噪的午后,每日清晨第一桩事,便是给它们浇水,满心盼着它们在盆中扎根抽芽,为这方寸阳台添一抹乡野意趣。谁知日子一天天过去,现实却令人泄气。纵然我避开烈日小心伺候,艾草依旧蔫头耷脑,叶片失了鲜活的翠色,蒙上一层灰灰的枯黄,连叶脉都透着无力的憔悴,茎秆细弱得仿佛一口气就能吹折。

三伏天里,热浪滚滚。最后几片叶子褪尽绿意,干枯蜷曲,轻轻一碰便簌簌碎落,随风飘散在阳台的地砖上。我立在阳台上,望着花盆里那几茎伶仃的枯影,心底漫上一阵空落落的怅惘。

凝视着它们日渐凋败的模样,我忽地了然——艾草终究是属于旷野的。那里有它熟悉的晨露与晚风,有它盘踞多年的故土深情,更有乡间烟火气息的日夜滋养。我怀着一腔思念将它移来,纵然照料得无微不至,终究抵不过它对故土的执念。每一片枯叶都在无声诉说着:有些根,一旦深扎,便再难剥离。

艾草的一来一去,恰似一段生命的隐喻。从乡野到阳台,从青翠到枯槁,它用一季的时光教会我读懂“故土”二字的分量,也让我真正懂得了父亲口中“有用”的含义——不慕娇艳,不争喧哗,只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,默然生长,静默给予。

如今,这几茎枯萎的艾草,我仍不舍丢弃。它们静静伫立在盆中,茎叶疏朗,倒像一幅大写意的水墨画,守着阳台的一角光阴。每当我闭目凝神,仿佛又见晨露沾湿的叶片在风中轻颤,又嗅到那股清苦而执拗的气息。那气息里,有奶奶温暖皴裂的手,有故乡朦胧湿润的晨雾,有父亲深邃温和的目光。

我忽然释怀——又何必将乡野的艾草强移窗前呢?只要那缕独特的馨香长萦心间,我便永远走在归乡的路上,永远扎根在生命最初那片温厚踏实的土地……



扫一扫 听一听



这里曾是我出生的地方,也是我童年生长的地方。几十年来,那份牵挂从未淡去。如今老院早已被空坪和新楼取代,它在我的记忆里却愈发清晰,怀念也愈发浓烈。

老院坐落在闽北光泽县主街中段,是清代建筑,原是一位人称“郭地主”的绅士居所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归公有,成了县委干部宿舍。院落呈长方形,占地两千余平方米。中间一幢木瓦结构的二层小楼将院子一分为二:前院小巧精致,后院空旷开阔。楼内回廊转厅,花格门窗,木雕环绕,古意盎然。前院鹅卵石铺地,一棵百年桂花树和一棵百年青松遮天蔽日,荫郁静谧;后院西侧是一排耳房,泥土地中央,两棵老柚子树,两棵大枣树和一棵桑树拔地而起,更显清幽安详。

1957年,父亲从部队转业,我家搬进了老院,一住便是十七年。那时的老院是个热闹的大杂院,住着十三四户人家。每户不过一两间房,厅堂里支个炉灶便是厨房。关起家门是小家,关起院门是大家。邻里之间毫无芥蒂,共用一个水龙头,同在一个厅堂做饭,哪家有点事,全院都知晓。谁家有了难处,众人齐伸手;哪家老人无人照看,邻居自会端饭搀扶。我四岁那年,父母去外地看病,将我托付给邻居半个多月,衣食起居全靠人家照料,从未觉得不便。那份信任与温情,是如今“鸽子笼”似的楼房里难以寻觅的。

对于我们这群孩子来说,老院就是天堂。前院跳房、跳绳,后院捉迷藏、踢毽子,从不用跑远,大人们也放心。最难忘的是夏秋两季:前院的桂花开了,香气能浸透整个院子,女孩们采来插在发间,或是养在水瓶里,满室生香;后院的枣子熟了,红彤彤地挂在枝头,馋得我们几个“皮猴”趁午休或傍晚偷偷爬树,熟的生的胡乱往怀里揣,有时裤带一松,落得一地狼藉。柚子成熟时,我们也总爱偷偷用竿子捅,捡石头扔,邻家小孩“宝贝”一块飞石砸在我眉骨上,至今还留着淡淡的疤痕。不过,那时的入淳朴厚道,每年果子打下,都有人主持按户平分,绝无争执。

老院的夜晚,最有滋味的是听“讲古”。院里住着一位叫“改英姨”的山西老人,虽不识字,却满肚子故事,口才极好。夏夜,我们在柚子树下给她

我家的门,是朝着崇阳溪开的。来建阳工作四十五年,这条河就像我的一位老邻居,朝夕相见,默不作声地收藏了我大半生的烟火。它是建阳的母亲河,也是我私人的记忆仓库。

刚来的时候,河岸还没有规整的石砌护堤,全是些土气却亲切的泥巴小路。那时候的河水真清啊,清得能数清水底的卵石和游鱼的鳞片。岸边总是热闹的,女人们捶打衣服的棒击声,菜叶入水的哗啦声,还有孩子们光着屁股下河摸螺蛳的嬉闹声,混在一起,就是最动听的生活交响曲。夏日里,这条河便是天然的泳池。我常和伙伴们扎进水里,光脚踩在湿润光滑的溪石上,那股清凉从脚底板直蹿上天灵盖,是如今空调房里怎么也模拟不出来的快意。

那时年轻,只觉得它是一条寻常的大河,并不知它从崇安(武夷山)来,在这儿汇了麻阳溪,一路奔向闽江,直至入海。只记得水东大桥下的沙洲,草木葱茏,开着红花的野芭蕉摇曳得很。曾有人牵着马在沙洲上揽客,咔嚓一声,定格了多少人当年的笑脸。



家乡多古树,记忆最深的是两棵:一棵香樟,一棵松树。

古香樟立在入村的“水口山”上。那是村前一片微隆的三亩坡地,横亘在依山而建的村落与耕地之间,是全村人心中的宝地。每逢除夕,家家户户备好“三荤三素”,先到这里祈福;村里嫁女娶媳,新娘的花轿或车子路过,也总要停下,祈愿。

“水口山”上枫树、苦楝郁郁葱葱,最惹眼的却是那棵近两百岁的古香樟。它主干胸径足有一米五,距地面三尺处,四大主枝横展而出,虬枝盘结,翠叶层叠,远远望去,像一把撑开的巨型绿伞,数丈之内,浓荫蔽日。小时候,这里是我们的游乐场,捉迷藏、踢毽子,笑声总能盖过蝉鸣。盛夏酷热,家中只有芭蕉扇驱暑,我便常带着一张纸壳,躺在樟树下酣睡,任由穿林而过的风,送来天然的清凉。夜幕降临,村民们不约而同聚在树下,讲古

老院琐忆

□王建成

家有了难处,众人齐伸手;哪家老人无人照看,邻居自会端饭搀扶。我四岁那年,父母去外地看病,将我托付给邻居半个多月,衣食起居全靠人家照料,从未觉得不便。那份信任与温情,是如今“鸽子笼”似的楼房里难以寻觅的。

对于我们这群孩子来说,老院就是天堂。前院跳房、跳绳,后院捉迷藏、踢毽子,从不用跑远,大人们也放心。最难忘的是夏秋两季:前院的桂花开了,香气能浸透整个院子,女孩们采来插在发间,或是养在水瓶里,满室生香;后院的枣子熟了,红彤彤地挂在枝头,馋得我们几个“皮猴”趁午休或傍晚偷偷爬树,熟的生的胡乱往怀里揣,有时裤带一松,落得一地狼藉。柚子成熟时,我们也总爱偷偷用竿子捅,捡石头扔,邻家小孩“宝贝”一块飞石砸在我眉骨上,至今还留着淡淡的疤痕。不过,那时的入淳朴厚道,每年果子打下,都有人主持按户平分,绝无争执。

老院的夜晚,最有滋味的是听“讲古”。院里住着一位叫“改英姨”的山西老人,虽不识字,却满肚子故事,口才极好。夏夜,我们在柚子树下给她

门前那条河

□魏常财

但这河也是有脾气的。水下的暗流和深潭不知吞没了多少性命,有傍晚洗澡滑倒的老人,也有高考完兴奋过头的学生。渐渐地,人们不再敢贸然下水,多了几分敬畏。我也还记得建阳二中那段河堤,那是师生们用土箕一担担挑土填起来的。即便如此,每逢汛期,洪水漫过堤岸,总能轻易地把沿岸人家的心提到嗓子眼。

好在,河在变,城也在变。政府下了大力气整治,拆危房、筑长堤、清淤泥。过程虽有阵痛,河水一度浑浊,鱼虾一度绝迹,但随着禁渔令的下达,鱼苗的投放,如今那群“翘嘴”和鲫鱼又回来了。特别是这几年,两岸修起了生态长廊,昔日的水患地,如今成了我们这些老伙计散步的后花园。

前几年,我几乎每天都泡在河边。有时走三五公里,有时咬牙走十来公里。看着河水东流,心里那份焦虑似乎也被冲刷干净了些。

四十五年间,河上的桥也越建越多。早年间只有一座水东桥,早晚高峰堵得心慌,甚至出过惨烈的车祸。如今,塔山大桥、五福桥、潭阳大桥……七座大桥像长虹卧波。修五福桥时挖出了宋代城墙,为了留住这点根脉,工程特意改了方的

家乡的古树

□高华荣

的、拉家常的,最让人难忘的,是那位被唤作山村“小夜莺”的女知青,她唱的《浏阳河》《南泥湾》,百听不厌。

另一棵古树,长在我家屋后的菜园边,是一棵三百多岁的古松,高达六七丈,五个成年人方能合抱。母亲在那松荫下侍弄菜园,常念叨这松树的灵性:树上鸟雀众多,却独不见乌鸦与老鹰落脚。在乡人眼里,乌鸦聒噪扰人,老鹰又是鸡群的天敌,松树这份天然的“筛选”,倒像是懂得庇护家园。

我幼时抬头望那松干,总能看见一道宽约尺余的疤痕。后来才听长辈讲起那段往事。清代中期,邻村有个游手好闲的青年,平日里顺手牵羊,口碑不佳。一年端午前夕,他盯上了村里高家菜园里熟透的辣椒、茄子和苦瓜。趁着夜色,他潜入菜地,将蔬果席卷一空。正当他驮着布袋沿路返

摆好竹椅;冬日,在后厅堂为她端上炭火笼。大孩子围坐一圈,屏息凝神。她摇着芭蕉扇,或是烘着火笼,故事便娓娓道来。《盘古开天地》《牛郎织女》《三个女婿祝寿》……从不重样。她讲的“狗吃屎”来历诙谐有趣,“懒汉吃饼”警醒世人,“雷打不孝子”劝人向善。在那个没有电视、电影稀少的年代,改英姨的故事,就是我们最盛大的精神宴席。

1974年,父亲工作调动,我们搬离了老院。那年我十五岁,整个童年都已印在了那里的砖瓦草木间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老院被拆除,前院盖起了县政府办公楼,后院成了一片空坪。世事奇妙,2019年我退休后被聘到县文联工作,办公室恰好就在老院遗址之上。每天进出其间,我总爱在工作间隙独自站在空坪上,试图从残存的记忆里拼凑出当年的模样。老院里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,那些淳朴善良的面孔,是我一生珍藏的财富。想必当年那些在树下偷枣、在树下听故事的玩伴,如今也都成了白发老者,他们一定也和我一样,对这片滋养了童年的土地,怀着同样深沉的眷恋吧。

修潭阳大桥

案;修潭阳大桥,为了几户拆迁户,政府磨了两年嘴皮子。这些事听来琐碎,却让我觉得这座城市有了温度。

最让我得意的,是我曾在河边牵过一次红线。那是个暮色沉沉的傍晚,我把两个年轻人领到河畔步道,河水在脚边低语,灯光把影子拉得很长。我没多话,介绍完便识趣地躲开了,把整条河留给他们。后来听说,那晚他们沿着河走了很久很久。你看,这河水流淌的,不只是水,还有缘分。

如今,我常在狮子山大桥到水东大桥这六公里的环线上走走。夜幕降临,灯影闪烁,满城烟火。朱熹、陆游这些古人或许也曾在此驻足吟诗,但我觉得,此刻脚下这片土地的祥和,比诗词更真实。斑马线前车让人,老人们悠闲地甩着手,日子过得红火而安稳。

崇阳溪还在那儿,清澈温润,静静流淌。它早已不是那条只管洗衣做饭的小河,它成了我们的幸福之河。上游那66公里的亲水长廊,无论是骑行追风,还是漫步拾光,都让人心安。

我就住在门前,守着这条河,觉得很幸福。

回时,天色骤变,乌云压顶,雷声隐隐。行至古松附近,暴雨倾盆而下。他慌忙跑到松树下躲雨,就在此时,一道闪电劈向树冠——“咔嚓”一声巨响,一根碗口粗的枝丫应声断裂,重重砸落在他脚前。他吓得瘫软在地,布袋散开,蔬果滚了一地。

这事很快传遍乡里。人们都说,那青年是被这场惊雷吓破了胆,更是被古松的断枝惊醒。他回村后,像是换了个人,不再游手好闲,而是踏实肯干,农闲时还帮着修桥补路,接济孤寡。后来,他竟也娶妻成家,过上安稳日子。那道疤痕,便成了古松“舍身渡人”的无声见证。

如今,那两棵古树已不在了。但村里的后生们沿着村道,种下许多新的名贵树种。青山依旧,绿荫环抱,整座村庄焕发着勃勃生机。只是偶尔想起樟树下的凉风、松干上的疤痕,心头仍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怀念。